

尚書讀法引



庚子春^吉遊北平覃溪夫子之門以丁酉所刻先我
素公天全堂集奉夫子鑒訂而乞序言以弁簡端夫
子諾之出其新購宋刻蘇詩以示^吉曰此爾祖家藏
也^吉拜手展卷見先桂坡公印章夫子^曰爾宜為跋以
識所見^吉奉命謹跋夫子復賜所著蘇詩補註粵東
金石畧焦山鼎銘考棲霞小稿手書西嶽廟碑^吉既
拜受進^吉而誨之曰學經乎對曰未也學史乎對曰未
也夫子曰錫山鄉先生多以經學顯顧復初著^{先生}秋春秋大

三年來館中手伏生經日讀焉每有會意如見九十老
翁耳提面命寢食啟處無非伏子神靈翩然來格而教
我者乃恍然於伏生經之異於古文尚書不可同類而
合讀也伏經篇法神完體全乃晉人割裂分散以一
篇而分為二分為三體勢不完如碎玉斷錦宜復其
舊而不可以分讀也每怪先儒以聖經賢傳擅合擅分
如費直等以孔子易傳分屬上下經文之中杜預以左
氏傳分綴春秋經文之內不知聖賢作經解經各成篇
法而理相發明擅合擅分文傳之經傳錯雜本原是體勢不全

甚無謂也然猶可諉曰以傳釋經宜相附近以便讀者耳然
耳若伏生本經尚書真傳止此二十八篇奈何以經本原
本合於晚出之古文復分其本篇增設篇目以從作偽之臆添其句破其經文解讀亂其本豈不
惜哉甲辰春復見草溪夫子夫授以尚書考辨其考書之
源流甚詳而辨書之真偽甚晰乙巳得嘉定王先生尚
書後案以集鄭成康成注而以孔傳孔疏諸說附於後而
為之案其辨書之高真偽與尚書考辨同乃喜得所依據
而得讀書之法也也為尚書讀法數卷以質草溪夫子本愧
無當于夫子窮經之教云

引二

伏生經二十八篇五經四書二十一史之權輿也作歌麇
歌詩之始也五禮五器禮之始也命官分職周官之本也命
德討罪春秋之法變之典樂樂也禹之洪範易也堯舜
湯武仲尼之祖述憲章孟子之道性善而陳王前也堯
典之克明俊德大學也皇極之無偏無頗中庸也本紀
法乎典也世家列傳法乎謨也曰志曰書法乎禹貢法
乎洪範也詔令制敕法乎誓誥命奏議法乎訓誥也年表
月表法乎金縢霞布檄文法乎甘誓費誓也是故尚書

以詩誦之可也以禮樂周易春秋讀之可也以四子書讀之可也以二十一史讀之可也降而以時藝讀之無不可也
典紀二帝間伏案過渡回龍諸法內截題末式也漢紀五臣
開側注帶補平落諸法偏全題式也頁範圍分股五柱提
綱列目諸法牽行主式也誓師或刁斗森嚴或隨方結
陣或短兵接戰或帛卷長驅車行式也殷盤周誥開
反正虛實引喻援古節毛諸法詞命題式也顧命共核
題式也古語白描末式也無逸君奭立政賓主相生式也
呂刑立案定斷末式也金縢先經起義補腦式也洛誥後

經終義伸式也文侯之命按部就班秦誓開合提頓式也
明八股式也然則書載上帝三皇王之事業而實千古文章
之祖也夫夫文章原本於經而本始於天地而有天地而即有
自然之文章矣天地之道一闔一闢一呼一吸是故寒暑
往來此天地文章之開合也呼吸也春夏秋冬此天地文
章之起承轉合也伏羲畫卦象其闔闢黃帝制律通
其呼吸此聖人法天地之文章也自是以來聖人代作文
章之盛五帝莫如堯禹三王莫如成周故孔子曰煥乎郁
郁乎謂之文者有條理謂之章者有光輝也四時五氣得

備也

欽定融堂書解

宋錢時撰字子思

受學于楊簡

與寧中以丞相喬行

簡薦授秘閣校勘

遷史館檢閱

意主表章書序

謂或本無脫簡

康法者名以因之而基

定乃未營治邑封康

叔以撫頑民不尚後

置于治詰

曰若稽古

若順之稽考也書小序

後世故曰若稽

時若若時登在

時是也夫所謂上在

未有道一在惟言時

不言世也言順一考教

凡例

一讀書宜折中於孔孟及

國心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旁及春秋左傳而禮記之文多

不可信書序不可信孔傳不可信

一伏生所傳一十八篇與梅賾所奏二十五篇

及書序一篇斷宜分讀序與梅書篇法文義

本合伏生所書讀者當以伏書為主其不合伏

書者偏也可據伏書駁之以各著其本義

一伏書盤庚一篇自鄭康成祖書序之說始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書經' and '傳說']

歸者逆也

的無事與無事正相

反方命地族之明道

事也命天命人之身

凡云云為難也夫命不

先天命方命是已宗

往者同氣謂之天

居法固天下之巨必

自此始矣親九族各

闕亦謂之親九族地

級也豈待相狀相賦

而後謂之地哉終不

親之信不厚命之

謂之祀矣已也猶

言已矣乎

肇十有二州附世守後四

罪而天下風服附世刑後

各以類從非編年猶次

序也

夏書高克

書之名篇在夏后

之世也

導岍及岐

山本無導用導之山

所以導水也導岍及岐

一條與導河導沈

相表裏西傾東圍

鳥獸一條與導

導導導導導導

相表裏岍

東南之山為小

為三篇顧今一篇康成亦祖序說分出康王之

誥至晉梅賾又以伏書堯典分出舜典臯陶謨

分出益稷亦本序說有舜典益稷篇目故也凡

此數篇讀者且從伏書原本

一讀伏氏書貴乎尊經經有明文不可舍經而

從傳本妨其出手眼以經證經

一伏書開行文之法讀者須玩其結構或

妙非有心非無心而謀篇結調造句鍊字整齊

如天地定位變化如雷風相搏相生如山澤通

氣轉旋如日月運行筆欲伸梅氏書所不及

也

一辨作述作者名物象數開古今之未可述者

屬辭比事舉放失之舊聞伏書出于作梅書出

于述道其所曰擊與揣其想當然故不相似讀

者辨之

一清句法書自一字為句始以至有數十字為

句者句法清而開合反正起訖可辨而命意造

句之妙亦可識矣

絕少不頌則半安州
之序尾端則止漢
陽之大別嶺則止于
江州之數傳石梁此
三山之脈止于此大
下固不勝其多山特
不為小之障礙是
以不煩疏數蓋西道于
山之功隱此而止耳
江北江
自彭澤而東者為中
江中江者岷山之正脈
之漢水自北而入北江
之北江漢水也
以表北江中江之名
專為記江漢兩大江
之始末而設 故若書
入海以記之

湯誓王曰
書王史官實錄
述序也湯之革命
定于誓師之日

金縢
勝絨也金縢以縹也

一辨虛字文章傳神全在虛字尚書虛字直
他書不同細讀而明辨之自覺氣機流動語妙
畫出而筆力之雄健亦顯

一讀殷盤周誥須知非文辭之艱深乃古人語
氣與今人不同

一正晉唐所改字句從伏書原本
一正目錄以定伏書原篇

一讀書看次第之清有突兀之文勢無突出之
字句看照應之密有意外之奇文無題外之閒

文此伏書之妙梅氏書所不及也

五

一伏書分五卷虞夏為第一卷虞書成于夏史
也商書至洪範為第二卷洪範亦稱商書也金
縢至梓材為第三卷周公之定亂也召誥至立
政為第四卷周公之致太平也顧命至秦誓為
第五卷著周二之盛衰也

六

一梅氏書分二卷虞夏商合一卷周書一卷武
成一篇宜從原本讀乃合篇法

七

一書序孔序為梅氏書卷首作二十五篇之源

流也古泰誓一篇此篇已非完書今據尚書
後案所輯乃為錄出亦莫辨其真偽要與梅氏
書均不足為考信之書僅供文藝之資耳

一讀伏書每篇有字句難曉者摘錄先儒傳註
以定經義次詮作意以定篇旨次標脈絡以定
篇法次為證論以辨立說之背經旨者次為考
異偶有所見姑附于後以待就政

篇章句字

古聖作經

聖人經綸如日月光華照耀今古如山川出雲為風
雨潤澤民物人莫名其妙其所以然而人人耳目之前常
見之而常聞之父身心之間常賴之而常存之不
待簡策而傳亦非尋常執簡策者之所能傳也若夫
不肖之所為則如洪水猛獸之害人人皆痛疾之及
其作法自弊如吐絲自縛火自焚人皆指斥之是
二者足為後世法戒而經於是乎作焉是故易著吉
凶詩傳美刺春秋彰命討而書紀帝王升降尤傳

反首取德

舜三代之盛其他從畧焉原夫作經之意其始也蓋天造草昧不可無聖人之經綸天下多難賴聖人之經綸有裨當時可傳後世欲後世之知所效法也則傳聖人之經綸而不可傳也既而懼後世之不法聖人而為不肖也故又傳不肖者以為後世戒焉則不可傳已出於不得已又何暇為善不足法惡不足戒者漫作繁文支辭乎哉孔子但言堯舜不言桀紂孟子言堯舜湯武言桀紂幽厲而不言中主之小善小惡蓋非大有關於世教聖人皆

存而不論也後世詞章之士好為無益之談事無鉅

細浪費文詞甚至揚雄美新之論相如封禪之章

奸偽為聖賢後迂怪為盛事獲罪名教貽謫斯又誠

無心哉抑知聖人作經維持名教興起斯文傳為典

章非誇博物足為戒于言而不厭詳無益之談隻

字亦同虛耶讀聖經者此之不可不知也

漢熹

非

甚

孔子述經

天地有不朽之文章古今無不衰之文運惟其作而
不朽故雖衰而必有聖人為之表章惟其盛而必衰
故雖不朽而聖人不能救其放失文運開於羲皇盛
於陶唐以及西周衰於春秋亂於秦復於漢儒求
六經六經無完書曰此秦火之咎也不知孔子述六
經六經無完書在秦火之前也是故孔子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
獻不足故也及孟子習遺經考先王典物而周室班

爵祿之制諸侯又去其籍焉嗟乎孔孟之時未經秦
火而文殘杞宋籍去諸侯三代遺書可知矣况三代
而上哉况秦火之後哉蓋自畫八卦造書契以來八
卦之說不止周易政事之書不止尚書諸侯之史不
止春秋詩歌所以言志禮樂不相沿襲所從來遠矣
其見於左氏傳曰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於周禮曰
連山歸藏見於禮運曰夏時坤乾夏時者夏小正也
坤乾即歸藏也夏時坤乾孔子猶及見之其他俱失
傳見於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凡此皆亡於秦火

之前所未亡者特六經耳然語樂於太師問禮於柱
史笙詩商頌之逸郭公夏五之傳疑經之殘缺不
大可見耶惟易為完書之完缺不可知業言夏殷
之無徵毋亦書缺有間乎孔子因其所存而述之而
攷之學焉正言雅言焉竊取其義焉故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此孔子述經之明文也古
文書序曰孔子定禮樂刪詩贊易修春秋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夫曰定曰贊曰修猶可言也
曰刪曰斷則真無稽之言矣尚書載堯以來堯典合

明舊章刪詩
白編約史記而修
春秋楚夏易道
六書述職之口
九

於虞書虞書成於夏史左傳謂之夏書則尚書者虛
夏商周之書與三墳五典不相涉也奈何以吳字偶
用以堯典妄分十篇妄作舜典以為五典之二割裂
聖經強合臆說而妄稱孔子斷之哉詩三百篇季札
觀樂見於工歌首二南而終三頌自昔然矣安見孔
子刪之且商頌十篇正考父得之周大師歸以祀其
先王至孔子編書又亡其七篇可見載籍之傳易於
放失故夫子曰吾欲觀夏道禮中書吾得夏時焉吾欲觀
夏道禮中書吾得坤乾焉云不聞上古復有典墳也凡放失之書

皆謂孔子所刪孔子所點則今禮樂二經之失傳亦
得謂有刪之點之者可乎總之文運因世運為盛衰
方其盛也聖主賢臣定制作輶軒采風左右史記言
記事書掌三皇五帝寶陳大訓河圖彬々乎可觀已
及其衰也君不舉禮而典禮淪亡臣不悅學而學殖
荒落於是先王之道寢微寢滅始而任遺文之湮沒
既而惡之去之甚而焚之焚之盡文學之士而阮之遷流
之極事有必至聖人寧不早見及此而心傷之則網
羅舊聞存什一於千百惟弗建又忍有所去而不留

以滋其放失乎哉是故刪詩書之說斷不可信或曰
孔子不刪經其不可傳者亦將存之乎曰百家言黃
帝其文不雅馴此三代以後之文耳三代以上無不
可傳之書也不然何以繫易而追羲農之耒耜漁畝
問官而學炎黃之雲龍烏火也哉

伏生傳經

書有三厄

而秦亦不學書
一厄於書序再厄於漢儒撰述禮經與劉

歆之附會經術以佐王莽三厄於東晉古文尚書後

人不以此為書病而獨歸咎於秦之焚書不知書雖

焚而伏生壁藏之書未嘗焚也雖亡數十篇而二十

八篇猶存也伏生以教於齊魯以傳於兩漢孔安國

有孔壁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而不得與伏生之書

並列學官並設博士可見時王之尊信大儒之真傳

獨重於千古矣其所取重於世者何也伏子之傳經

猶孔子述六經之意也孔子於夏殷之禮以其文獻
無徵雖能言而不敢言伏子於四代之書凡朽折散
絕雖能傳而不敢傳禮曰雖善無徵無徵不信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闕疑夫伏子之用心亦
若此者不然伏子為秦博士遭焚書之禍挾書之禁
獨抱遺經而壁藏之流離辛苦之中欲為萬世留一
經百篇之文豈不日夜耿耿於心歷秦楚漢興亡之
交年過九十而猶能以二十八篇教授歐陽夏侯之
徒則所亡之數十篇豈遂忘於心而不復能追述耶

而抱殘守闕胡為者正恐無徵不信故執史闕文之
義以詔後學防微杜漸嚴絕作偽之端以存考信之
書也而豈料作偽者乃紛然起而乘其後也哉無端
而書序出焉以一篇之文而篇目或二或三矣無端
而禮經明堂位諸篇作焉以周公攝政而稱王踐阼
矣無端而孔傳古文二十五篇興焉而伏書篇法割
裂字句增改反誣原篇為誤誣合矣於是後儒亦多畔
伏生之書而以書序與禮經與孔傳為主矣於是伏
書真傳既亡于晉而書篇書旨遂紊亂湮沒於作偽

之手矣嗟乎以九十年之苦心孤詣存孔子遺經而
幸不亡於秦乃厄於後世之紛々作偽豈不欲為伏
子慟哭也哉

讀書質疑

書

按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代記言記事之文大書特
書故謂之書孔子雅言孟子尚論不曰書經不曰尚
書第謂之書而已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意書
之名所由來乎禮記有經解始有經之名然合六經
通謂之經未嘗分言之曰某經某經也自孝經緯記
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後人遂類稱易
曰易經詩曰詩經書曰書經然終不可以春秋亦加

以經字也夫惟孝經二字原取孝者天經也古字孝單言孝字不成書名其他俱不才多力春秋必連經字各有本然之名尚書之名見於史記曰尚書獨載堯以來孝又曰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又馬融書傳序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則書稱尚書起於漢儒也其實古之引書者分而言之曰夏書曰商書曰周書曰合而言之曰書而已

經

所謂經者何也

莊子稱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易曰君子以經綸周禮曰體國經野此借本治絲而有經緯之意也書曰經德秉哲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此經權之經也夫聖人之書通謂之經果何謂哉易繫辭傳曰易窮則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可括六經之旨六經皆聖人之窮而變而通以要於可久此中有經綸焉六經載聖人之經綸所以著因時之權通萬事之變是以可久而可傳故謂之經而釋經字之義者經常也

夫使天下常治人倫常敘則聖賢無事業而天地無文章六經可以不作不知古今氣化人事久而必窮惟聖人能變而通之唐虞世及之道窮而禪讓湯武服事之節窮而放伐盤庚窮於地而遷殷周公窮於人而營洛孔子窮於天而述經變而通之而事業成文章顯故易曰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之謂也四時五氣之迭運天地之窮變通久也皇帝王伯之升降世運之窮變通久也明於窮變通久而公用之則謂之權聖人之隨時處中也明於窮變通久而私用之

則謂之術老子之與物無方也學者欲窮經必先變化氣質然後觀古人事業非善變不成文章非善變不顯安常處順不能有功老生常談言之無文以常訓經恐未盡經義也

年月日

按伏經紀月紀日始於堯典月正元日正月上日是也夏書商書俱無月日干支紀日始於牧誓時甲子昧爽是也紀年特見於洪範惟十有三祀是也至於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惟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朏始見生魄朔望之文此可見尚書紀年月日與春秋異春秋書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蓋春秋以紀事為主尚書以紀言為主春秋按時紀事尚書彙事成篇故不同也乃梅賾古文尚書

伊訓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惟三祀十有二
月朔則年月日俱詳矣秦誓書惟十有三年春則并
以時繫年矣則尚書而同於春秋此伏生尚書之所
無也蔡傳因伊訓大甲兩書十二月遂謂建丑之月商正
建丑而不改月又因秦誓書春遂謂夏時之春周正
建子而不改時然而殷周之改時改月信而有徵春
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書春以建子為春也書王正
月見魯奉周王正朔以夏正冬十一月為春正月也
周之時月至戰國而諸侯猶奉之故孟子告梁王曰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夫夏正七八月已屆西成
已值仲秋月令紀登穀嘗新命民收斂種麥豈猶未
實未秀而為苗而患旱乎朱子集傳以為周七月夏
五六月也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國
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集註以為周十一
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此非周正改時改
月之明徵乎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
辰辰心星也火星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
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非商正改月之明徵乎蔡傳

又以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以證殷周之不改時月夫周公作豳風凡言農事皆主夏正夏正得天利於農事故並行於民間而作詩者感時起興每稱夏正若而國史記事則必用本朝正朔也此當以春秋為斷不可以詩為憑蔡傳又以秦建亥漢仍秦正而史記皆書漢元年冬十月未嘗改月因知商周皆不改月如改月則周之十月為建酉安在其為建亥則似伊訓之文其不改月無遺議者然而秦建亥以十月為歲首非關周之不改月乃秦之久用夏正而不用周正朔也

秦在春秋時秦與晉兩大國俱用夏正春秋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晉卜偃曰於十月丙子旦克之此晉用夏正之證也僖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秦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稱九月壬戌戰于韓原秦卜徒父筮之曰其卦遇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以十一月為九月以冬為秋此秦用夏正之證也其後呂不韋作月令一用夏正秦之不用周正也久矣又何疑十月之建亥乎若夫秦漢之不改月秦無足論

漢因草創。至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然則秦漢之不可以例殷周也明矣。惟殷周改時改月。故孔子教顏淵為邦曰行夏之時。時者春夏秋冬之令也。孔子修春秋。覺魯用周正。以建子為春。正月。是以冬為春。以夏為秋。不如夏數得天也。由此觀之。古文尚書所紀時月。既與改正之義不合。又與伏書之法不同。豈足考信而煩確為之解乎。可考信者。惟伏書之年月日耳。

帝

虞書堯舜稱帝。知帝為唐虞天子之號也。周書洪範曰于帝。其訓康誥曰聞于上帝。是帝又上天之稱也。天之主宰。人之主宰。同一稱帝。不知古人以尊人主者尊上天。與抑或以尊上天者尊人主。與爾雅曰帝是也要之君德配天。天人理合。故同稱帝耳。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知三代亦未嘗不稱帝也。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是後世稱古帝曰皇帝也。而與秦之稱皇帝有異。秦自以功兼三皇。德過五帝。故稱皇帝。非若周

穆王以此尊古帝也則此云皇帝猶皇天皇祖之意耳與凡稱帝者雖號若加隆而其義一也原夫帝號之由來久矣易傳稱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左傳稱炎帝以火紀官月令稱孟春之月其帝太昊而史官之書法學士之稱述又各不同有連類而及者本易傳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本月令而以太昊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為五帝本史記而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此未知當年采皆稱帝與否但相傳五帝則連類而稱之也有附會而稱者周禮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古文尚書序因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皞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此於禮文三皇五帝言之近似則附會而稱之也又有追書而及者史家於創業之君紀其始事稱祖稱帝是也而尚書獨無此書法故堯典紀堯書其帝業從其在帝位而稱帝紀舜徵庸攝位未即帝位不稱帝至於命官而始見帝曰之文蓋古帝重人倫古史嚴名分俱於此見然而舜格于文祖告即位也猶不稱帝承上帝祖落之文以明堯終而舜為天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此可以稱帝矣而不稱帝以下文言熙帝之載恐一句而兩帝字蒙混故也古史書法不苟如此姚方興偽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兩帝並稱亂名分害書法偶然附會因稽古帝之堯連類而稱稽古帝舜欲托於追書之例而不知適形其偽也書有也著論闢之茲考唐虞帝號而復及之

后

堯典曰班瑞于羣后又曰肆覲東后知后為羣牧諸侯之稱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布播時百穀呂刑以伯夷禹稷曰三后后又有虞羣臣之稱也而立政稱有夏告教厥后諸經史每稱后夏后氏則夏以天子而稱后矣盤庚曰古我先后則殷先王亦稱后矣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則周先王稱后矣古文大禹謨及秦誓有元后之稱蓋后者君也元后猶言大君似后為天子諸侯之通稱然在唐虞則天子

稱帝羣臣諸侯稱后有尊卑之別焉禹承堯舜卑以
自牧不敢稱帝而始稱后若以臣道自居者然至于
殷周而后之為號乃益尊矣曰神后殷王之稱其先
王也曰皇后周臣之稱其先王詩曰三后在天稱太
王王季文王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稱文王武王
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禮曰后
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皆謂天子之事也自是而
羣臣諸侯無稱后者矣乃古文畢命稱周公君陳畢
公曰三后蓋竊取吕刑篇中之文而不知其未可稱
也况古文湯誥已稱天曰上天神后魯頌稱天曰皇
天后帝皇祖后稷雖后土后稷古為宮名後世為社
稷之神周公尊后稷以配天則猶是稱后稷在虞則
儕于羣牧在周則尊同帝天豈臣下所得稱也哉有
又周時尊天子之配曰后妃曰王后此猶非臣下之益知非臣下之
稱矣周制與虞廷迥異矣

王

王號始見于甘誓啟稱王也見於湯誓湯稱王也見于牧誓武王稱王也三代稱王之明文肇於此孟子言三王左傳曰四王皆指禹湯文武而夏之王號不見於禹之身意禹稱后未稱王乎湯武起兵之時或者疑其尚未稱王書王者係史臣追書也然史記云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安見武王此時不稱王乎凡帝王未得位而追書大號此後世史官書法尚書獨不然故舜攝位不書帝未稱帝也湯武起兵

書王已稱王也攝位以臣道自居征誅以君道自任
故不同凡書王曰王親命之王若曰則史臣述之周
書大誥以下皆周公代王言也鄭氏乃以周公為攝
政稱王其注大誥王若曰注曰王謂攝也于康誥亦
云不知大誥之王成王也下文有予冲人句可證康
誥之王武王也下文有乃寡兄句可證周公代王言
若今知制誥盖自大誥至多方皆周公之言故多方
特書周公曰王若曰以明前篇皆周公代王言也安
得以為周公稱王乎金縢周公辟位而篇中書公為

詩貽王又王與大夫盡弁又王執書以泣又王出郊
明：有成王在而周公稱王又何怪流言之起乎周
公聖人而有是乎且周書：王書公可見周時天子
稱王羣臣諸侯稱公名分昭然經文具在鄭氏之說
胡為乎來哉盖祖禮經之文耳文王世子稱周公踐
阼而治明堂位以周公為天子朝諸侯于明堂二說
皆非也夫假攝政以僭號曰攝皇帝者王莽也劉歆
附王莽始以周公之攝文莽之奸漢儒撰禮經遂以
王莽之事擬公之攝安知此經不即出于歆乎不知

攝政乃冢宰之職既非若舜禹之攝位况攝位猶不
稱帝攝政安得稱王不解說書者不顧書有明文而好
為異說明書王曰如湯武而謂未稱王明書周公曰
而反謂稱王此曷故哉

辟

洛誥曰朕復子明辟此周公既成洛邑復命於成王
而稱成王為明辟也又曰其基作民明辟屢言明辟
猶皋陶賡歌稱元首明哉之意蓋周公將教成王治
洛而望其為明辟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周公教成
王書凡三篇無非望成王為明辟為明辟則可以宅
洛而基命定命矣為明辟則知無逸而勤民命矣為
明辟則能立政而用人矣三篇大旨已攝於復命之
一言先儒不從明辟二字推周公之忠誠而乃誤解

復字。誣周公為篡逆。不知復為臣子復命之復。而若以周公為天子。今復天子之位於成。訓復曰反也。還也。歸也。蔡傳已駁之曰。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傳說是也。抑按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作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可見擅威福之謂辟。威福不可假于臣。豈君位可假而可歸乎哉。先儒之誤。非先儒之過。皆劉歆之罪。劉歆附會經學以佐王莽。往。托之周公。漢

書王莽傳曰。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莽之羣臣。深于經學者。莫如劉歆。嘗總羣書而奏七畧。又嘗欲以古文尚書立於學官。而不得。莽為立之。歆為國師。則此奏雖出羣臣。而援引周公。必歆為之。或曰。禮明堂位。明言踐天子位。七年致政。成王則按之。復子明辟。為復歸君位于成王。事理適合。豈歆之罪。豈先儒解書之誤。不知明堂位之妄。一言可破。

七年致政。別無所本。即本洛誥篇之文耳。夫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言周公治洛七年而沒。非謂
前此攝政凡七年也。作明堂位者。豈其不解洛告之
文。而顧以此惑後世哉。我有以知其故矣。原夫小戴
記四十六篇。無明堂位。係漢沒馬融所益。王莽之臣
如劉歆揚雄之徒。皆博極羣書。著作如經。皆為莽所
尊崇。莽欲篡漢事。緣飾周公揚雄有美新之論。歆
豈不逢迎莽意。偶撰此篇。以為莽竊神器之地。而又
有以實其復辟之說。此亦理有固然。事有必至。無足

怪者。獨其以阿世之學。瀆亂聖經。貽誤後世。則歆之
罪。死而有知。亦無以自解耳。或曰明堂位既不足。馬
信馬融何取焉。曰馬融亦附梁冀者也。彼其于古聖
賢君臣大義。皆有所不足。故樂誣古人。孟子所辨堯
北面而朝舜。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侍寺人。陳賈歸過
周公。凡為不義者。必欲誣聖賢。大抵皆然也。以莽之
作福作威。凶于國。害于家。既違洪範維辟作福。惟辟
作威之訓。則其欲為假皇帝。而以明辟為可假。可復
也。固宜。

文人寧人

尚書之稱文武諸篇不同而一篇之中亦有不同其所同者則直言文王武王也其不同者則莫若大誥之稱武王矣既曰寧王又曰寧武又曰寧考又曰前寧人而篇首則渾言之曰前人篇末則曰寧人先儒之說不一徒令人迷罔費解不如以書解書乃自瞭然其一此篇乃成王自明繼述武王受命之意受命雖統文武而篇中曰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正指武王伐紂時國語所引秦誓朕夢協朕卜是也其二

通篇辭意以敷前人受命句為綱以下皆承此句一
意貫下曰予翼以于敕寧武圖曰功曰不可不成乃
寧考圖功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曰予曷其不
于前寧人圖功攸終皆承前人受命不忘大功之意也
欲知寧王為武王觀于寧考之稱可知也欲知寧武
圖功觀于寧考圖功可知也寧武寧考武王也觀于
寧考圖功則寧王圖事寧人圖功槩可知也而蔡傳
以前寧人為寧王之臣此然觀于上前文可知也其非觀于
後文之應前文可知也前文曰天休于寧王後文應

之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前文曰前人受命後文曰
寧人有指疆土可稱前人何不可稱前寧人同曰天
休則前寧人豈非寧王其三武王之稱寧人猶之文
王之稱文人詩曰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謂文王也蔡
傳于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謂指唐叔疑亦當
證之詩而指文王追孝者平王自言得繼統而致孝享
于文王也文人寧人皆不必屬臣下說其四大誥之
文多類盤庚盤庚反覆曉告屢稱先王一則曰古我
先王再則曰古我前后又曰我古后又曰我先神后

又曰我先后又曰我高后又曰我高祖可證此篇寧
王寧考寧人之稱也。讀

欽

定尚書陳氏櫟曰以寧人寧王為文王固非以前寧
人為武王舊臣亦未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
合指武王

書序百篇辨

書序者。作偽之本也。後儒攻孔傳二十五篇之偽。而
不言書序之偽。以康成有注。謂孔子作耳。不知其與
經文繆戾。朱子廢之。蔡傳駁之。

欽

定尚書駁。蓋非孔子作也。果孔子作。當與書並傳。而
伏壁書二十八篇。襍以民間所得秦誓為二十九。並
無書序。其偽一也。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得古文
于壁中。書十六篇。書序一篇。無明文。其偽二也。詩三
百篇。不止三百。亡笙詩六篇。猶存三百有五。倘商頌

猶存十二篇。當有三百十七。而言詩者槩言三百。周官三百六十。亦不止三百六十也。以一官其屬六十計之。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六。闕冬官而已。得三百四十八。而言周官者。槩謂之三百六十。以是言書百篇。應亦不必止於百篇也。而書序若不可多也。不可寡也。適符百篇之數。其偽三也。今文二十八篇。古文十六篇。盤庚非三。九共非九。推之大甲說命。秦誓亦不知其果為三篇一篇也。加以顧命不分。則

書止八十三篇耳。必一一分析而合百篇之數。其偽四也。春秋左傳。衛祝鮀稱魯始封。命以伯禽。晉始封。命以唐誥。與衛之康誥並稱。則三國誥命。必並列書。篇。祝鮀見之明。見孔子時尚存孔子序書。必不刪此二篇。今伯禽唐誥不列書序。其偽五也。序堯典不合篇旨。以讓舜。試舜一篇之事。作兩序。開後人分堯典為舜典之本。序皋陶謨而分篇目為三。開後人分皋陶謨為益稷之本。序盤庚而曰三篇。開後人分盤庚為三篇之本。序顧命一篇而作兩序。開後人分顧命

為康王之誥之本。割裂經文。挂漏經旨。其偽六也。自湯至盤庚五遷。序直以為盤庚五遷。與蔡昭侯之屢遷亡身無異矣。周公被流言。而史作金縢。序直以為周公作金縢。與王莽之攝政文奸無異矣。召公退老。周公留之。而作君奭。序以為周公不悅。若疑聖人有爭寵之意。穆王輕刑。罪疑設罰。序以為訓夏贖刑。若疑聖經為亂政之本。此其偽七也。至于俘寶玉賄肅慎。遷殷頑民。康王既尸天子。以興王為鬻貨以聖朝。為行賄以忠臣為頑民。以賢君為尸位。言不當理語。

多害義。豈孔子序書而有此其偽八也。書之可考信者。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序文與伏經篇法不合。篇旨乖謬者。十八九。吾不知其與孔壁增多之十六篇。有合焉否也。若夫東晉之二十五篇。似祖序說。而為之。而序言大禹謨。却從皋陶矢厥謨說起。不言舜讓於禹之事。序言秦誓。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作秦誓。既非十三年。而孟津在河北。不言首篇在未渡孟津之時。又不知其孰是也。其偽九也。通篇或詳或畧。或以伏經一篇。而作兩序。或以一序。而該數篇。或直序篇。

目而不言作意或言作意而復經文或背經旨其為
十也或曰若此則康成曷為注且其所序已亡諸篇
地名人名篇名豈盡偽乎曰禮經王制明堂位諸篇
皆漢儒掇拾舊聞而為之假令伏生而不守闕疑闕
文之義則為秦博士而又深於書何難以所亡數十
篇而撰述之伏生不敢也此伏生之所以為醇儒學
孔子不敢言夏殷之禮之意也漢求遺經真偽雜出
若張霸之徒正復不少竊聞孔氏有百篇之說牽合
附會而撰書序羅其所見聞依附伏經采輯諸書以

為據復不能盡通其要領故無真見確解徒以私意
揣測但求如其篇數可以炫世猶百兩篇之伎倆耳
康成博物以其足資多聞而遂注之况偽秦誓一篇
已為注又何暇辨序之真偽而不注乎自百篇之序
傳而偽孔傳得有所據紛紛偽撰鑿分篇沛然莫
之能禦矣而其實書序與伏經及梅氏孔傳尚書皆
不合而各自成一說也愈勘而愈顯其偽故後儒不
察彼此牽合益其乖繆故本朱子以為可廢之意而
定其為作偽之本云

詩文十體

孔氏穎達曰書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
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
範按此十體之分甚無謂古人著書因事起義非若
後人屬文摹仿古體而有定格也大抵書以典謨為
綱紀上帝之勳謂之典紀禹皋之言謂之謨貢即謨
之見之行事者也範則典之傳為心法者也歌已見
於謨訓亦謨之意命在典之內誥亦近於謨而有類
命者康誥三篇是也有類誓者大誥是也惟誓言為行

師之文似與諸體有別然按之古文大禹謨則征苗有誓矣征亦誓之類也可見書無定體不離字典謨而已故今文盤庚之士多方呂刑近於誥而不必言誥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無逸立政近於訓而不必言訓至若微子金縢君奭謂之何哉古文大甲咸有一德旅獒近於訓而不必言訓武成周官近於誥而不必言誥君陳君牙近於命而不必言命書果有定體乎哉總之典謨已該諸體命義和命九官命之始陳謨文倣訓誥之始作歌賡歌之始決川距海萬邦

作又貢之意六府三事地平天成範之意征苗誓師征之始誓之始如必以陳戒之詞為訓則說命召誥洛誥皆陳戒也而一則曰命一則曰誥矣如必以封建命之文曰命則康誥亦封建也顧命非命官也如必以告諭臣民之文曰誥則仲虺之誥述君德召誥格君心亦曰誥矣如必以行軍誓師之文曰誓則秦誓悔過言也而亦曰誓大誥東征之告也而不言誓禹貢洪範必欲分體則微子金縢不又可分體乎五子之歌別為一體則皇極敷言亦可分乎而且至無

理者則莫如以征為十體之一也蓋明：誓師之文則附於誓可耳必以允侯徂征曰征則亦將以呂侯訓刑曰刑乎此可矣然十策者夫使以刑為一體則與貢範相配如後世史家河渠平準藝文天文律法諸書猶可附會其說而乃以征為一體以脩十例之甚無謂也吾斷之曰無容分體：在典謨

君子小人

三代以上以君子小人辨上下之等三代以下以君子小人分賢不肖之名其在唐虞賢者曰德曰元不謂之君子不肖者曰孔壬曰任人不謂之小人其在成周賢者曰吉士吉人亦不謂之君子不肖者曰愷人曰凶人亦不謂之小人其所稱君子見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謂人君也戒成王也亦統殷三宗周文王而言也其所稱小人見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謂小民也周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

又曰高宗爰暨小人亦謂小民也又曰祖甲舊為小人謂處微賤同於小民也又曰小人怨汝詈汝謂下人也康誥曰小人難保亦謂小民酒誥曰庶伯君子言在位者召誥曰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則是君子者尊之詞小人者卑之詞以辨上下而已非以分賢不肖也不然獨伏生尚書為然也觀於詩而亦然賢者則曰哲人恭人淑人聖人善人良人不必謂之君子也不肖者則曰貪人讒人驕人愚人不必謂之小人也其言君子小人則有之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此東國困于役而上下不遑寧處日行周道也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此責尹氏上欺天子下危小民也不獨書詩不以君子小人分賢不肖也春秋左氏傳曰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展喜犒師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孟子曰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曰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國語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然則君子小以非以辨上下之等乎言乎君子有以稱天子者若君子萬年之類是也有以稱諸侯者若君子來朝之類是也有以稱大夫者若大夫君子之類是也有子稱其父者若小弁君子秉心維其忍之是也有婦稱其夫者若振、君子歸哉歸哉是也有妾稱其嫡者若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是也有國人稱其君夫人者若君子偕老是也有國人稱其君者若有斐君子是也有賓稱其主者君子有酒是也有

稱隱居之士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也有稱學道之人者淑人君子是也有稱成德之人者君子哉若人是也尊而稱古聖人者禮運此六君子者是也有下而稱其私士卒之强者越語君子六千人是也言乎小人有君前自稱者若穎考叔曰小人有母申叔曰吾儕小人是也有家臣稱于大夫之前者若閻沒汝寬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是也有自謙者子皮曰我小人也鍾稱于大國君前者鍾儀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有稱

無也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識量之淺狹者也然小人哉是也有稱人之鄙細

者小人哉樊須也是也有稱僕隸下人者者女子小

人是也惟文王周公作易乃專以君子小人分賢不

肖之名若君子終日乾乾小人勿用又辭也孔子贊

易因之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豈傳也子思作中庸

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本之易也論語論君子

小人相反最詳左傳若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謂狼

暋於是乎君子間以君子稱賢者詩既見君子其樂

如何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亦間以君子稱賢者而獨

仍以辨上下非言賢不肖也

伏生尚書絕不以君子小人為賢不肖之名古文
大禹謨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惡唐虞未必有此名
也

相反處

亦不曰

十二州說辨

書稱肇有二州而州地州名無明文禹貢仍列九州其三州舜所分者其地何許其名何謂不可考已蔡傳於禹貢九州之外以幽并營三州之名當之蓋本爾雅釋地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之文也其三州之地則曰舜以冀青地廣方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十二州之地皆備夫以恒山之地為并州本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恒山也以醫無閭之地為幽州本周禮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也以遼東為營州不知何本以此疑三州之地與其名九峰先生當別有所本不必盡據爾雅周禮也如此二經為據則按之禹貢稽之虞夏殷周有不合者爾雅之序九州以河濟江漢為疆域獨幽營二州忽國名不

係之燕齊讀者但以其合之禹貢而西闕梁州東闕青州合之職方北闕并州不合虞州之制而強謂之殷制不知商頌明言氏羌莫不來王何得殷無梁州燕齊皆周所封至戰國始大地方千里夫豈殷之諸侯則謂殷制者非也而以幽營為舜所分州其信然乎夫和仲宅幽宅都共工放幽州按之地名亦近是然占侯之所可以為州陽谷明都亦可為州乎流放罪人之所可以為州羽山三危亦可為州乎遼東近青之登萊按之地勢亦近是然與青隔海禹貢海岱惟青州濟河惟兗州二州東北已為蛇龍草木之鄉禹迹至此而止舜何以於此分州乎况燕曰幽州燕非虞之諸侯周封召公伯七十里亦無一州之地戰國之燕闕地於冀兗之東北境而謂之燕曰營幽州而以此移之舜時豈其然乎齊曰營州齊地也非遼東周封太公於營州

地方百里亦無一州之地戰國之齊闕地青州東至於海因改青州而謂齊曰營州豈可舍齊而移營州之名於遼東乎遼東自箕子封朝鮮而始通中國虞時中國遭洪水而謂遼東已開闕恐未然也周禮并州恒山為北岳巡守所至以觀北方羣后為舜所分按之時事亦近是但地近帝都非遼遠而難控馭又非民稠事煩舜又何以必欲分州若云地廣當時九州地莫廣於雍梁冀之東自兗而南及青徐揚凡四州冀之西而自雍而南及梁僅二州雍梁不分而獨分冀為并為幽又未見其必然也况周禮按之周制更有不可解者文王起化江沱漢廣梁州之地聲教先開武王東征老蜀擊盧梁州之國從龍特盛周公經營天下淮夷徐戎屢畔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其後封魯公於泰山之陽鎮淮徐戎費誓魯頌可考也此皆徐州之地事冀以

魯有三海：奈海岱及淮
范甯註曰魯在徐州
故據徐州言之

則封唐叔後改國號曰晉地在太原汾水之間傳曰晉居深山
戎狄之與隣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東北并州之地為
戎狄之居草昧之鄉可知今周禮不列文王起化武王從征有
功之梁州又不列周公經營魯公封國之徐州而反列周室未
開闢之并州則職方于周制且不知右又安知虞制乎必據爾雅
周禮以定十二州則封十二山尚有梁徐營三州之山鎮安在是
知爾雅周禮皆不足據九峯先生之說當別有所本不然十二
州之地與其名不可考已

九州異同

或問禹貢九州始見禹貢之後爾雅釋地又有九州周禮職方又有九州
合之禹貢則釋地無梁青而有幽營職無徐梁而有幽并其地
其名之不同何也余曰二書皆闕梁州爾雅無青州非無青州
也以青州為營州也周禮無徐州非無徐州也以徐為青以青
為兗以兗為幽也何以知其然也齊都臨淄淄其道禹貢青州
之水也而爾雅云齊曰營州故知營州即青州也職方青州其
川淮泗禹貢海岱及淮淮徐州水也惟徐州其貢物則泗濱浮磬淮之南
為揚州淮之北為徐州職方以徐之淮泗為青州之川故知以
徐為青青州即徐州也職方之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禹貢海岱
惟青州岱之陽為徐州岱之陰為青州職方以青州南境之岱
山為兗州之山鎮故知以青為兗而兗州即青州也其澤藪曰

大野則南跨徐之北境矣其川河涕則北據兗州之半矣幽州亦曰其川河涕是分兗之北境也其山鎮曰醫無閭是燕之東境也故幽州猶是禹貢兗州之地為多也并州則冀州之地也北境中其分州之不同何也曰禹貢九州盡海內之地而分之冀豫荆自北而南凡三州天下之中路也兗青徐揚自北而南凡四州天下之東偏也雍梁自北而南凡二州天下之西偏也此九州者不可增不可損之則地輿有所虧益之則割裂故地而地輿有所贅彼二書之益幽并贅也闕梁州虧也烏足與禹貢並列乎或曰其疆不同何也曰禹貢之疆域以名山大川因地勢之自然歷萬古而可考爾雅雜以國名國有盛有衰則地有小大無定形也職方但以方位約畧言之無定域也故疆域以禹貢為斷冀州不言疆域爾雅曰兩河間周禮曰河帝都之地三面距河疆域顯然不待言也且東近兗南臨豫西接雍以三州之疆域可知冀州也濟河惟兗州爾雅同之職方之兗州僅得其半而南合青州之地非禹貢之兗州也海岱惟青州釋爾雅謂之營州職方則移其地于徐州矣海岱及淮惟徐州徐以海為東境淮為南境岱為北境濟為西境爾雅濟東曰徐州是也職方淮海惟揚州周禮曰東南雅曰江南大畧相似然以江為界則禹貢揚州淮南之地割而屬之徐矣荆及衡陽惟荊州周禮曰正南爾雅曰漢南大畧相似然以漢為界則禹貢荊州荆山以南漢水以北割而屬之豫矣荆河惟豫州二書但舉北境皆曰河南大畧相似但爾雅豫州南至於漢跨荆之北境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則跨梁之東境矣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曰子州居西而周禮乃曰正西田雍州言正西則可以無

梁州也爾雅亦無梁州而但曰河西曰雍州則明有大川可

疆域而周禮多言方位何也蓋以東去徐州而移兗青州之

地北分并州幽州其疆域難定故以方位言之也其序次九州

之不同何也禹貢首冀州尊京師也次兗州治水之所自始也

水患莫大於河雍冀豫兗四州之水皆由河入海河挾半天下

之水自西北而東入兗州播為九河東北入海則水患莫甚於

兗故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河濟漯皆在兗州此

知治水自兗州始也次青徐揚豫汝沂淮泗江漢之所由入海

也次豫伊洛瀍澗之所由入河也次梁江沱潛漢之源也次雍州

河源在積石而涇渭漆沮之所由入河也自東南而西北由委

溯源故其序如此有條而不紊爾雅首冀州猶本禹貢次豫雍

水荆揚次兗徐次幽營一南一北不知其所謂矣職方如導周

制則岐周豐鎬在雍宜始於雍如以洛邑居天下之中朝諸侯

之處宜始於豫不然祖禹貢始於冀可也又不然用文王卦位

震東為首始於青可也而乃始於東南之揚州次荆豫青兗幽

雍冀并不知其所謂矣二書大抵先其同於禹貢者後其異於

禹貢者亦知改移州地州名割裂掛漏恐滋後世之疑故不敢

突如其來而忘其無倫次也然則爾雅或云殷制周禮顯托周

制信乎曰未敢信也商頌曰設都于禹之績又曰禹敷下土方

周雅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周公作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

禹之迹周虞人之箴曰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由此觀

之殷周皆因夏制而不改也使此二代分州而無梁州又分幽

并則書詩不必嘖：禹之迹矣然則誰為為之曰爾雅戰國秦

時之書見燕齊據有千里之地而燕則南有呼沱易水北有杯

中地

胡樓煩東有朝鮮遼東齊則南有秦山東有郎邪西有清河北

有渤海故曰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見春秋以來已蜀不通中

國後入于秦故無梁州周禮則王莽之臣劉歆等附會之作也

蓋周封諸侯未嘗分州秦漢為郡縣并州之地漢郡南地置雲

中雁門代郡故分并州蜀地於王莽時為公孫述所據故無梁

州各因時而著書莽好行古制職方九州為莽設也然則九州

以禹貢為據其二書皆不可盡信也

秦為三十六郡北有雁門代郡雲中九原

漢十三部刺史豫冀兗徐青荆揚七刺史之外北有

幽州府曰涼州梁曰益州北有并州南有交州中有司

隸校尉并州領太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

中定襄雁門代郡

五服異同

虞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夏書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此虞夏之五服也周書康誥曰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服采衛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告曰

命庶殷侯甸邦伯顧命曰庶邦侯甸男衛此周五服之名未見

確詁不敢分明也國語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蠻夷

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明言周之五服也周禮職方

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

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王制曰千里之六
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則并無五服矣古文尚書曰六服羣
辟罔不承德必周室十代也制而或曰五服或曰六服或曰九
服或并不及五服何也王制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一本孟子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故不敢言五服至於五千則不合三千
里之說也此固不足憑矣其言六服則以畿內合侯甸男采衛
而言也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代犬戎穆王去成康未遠何以
五服與周公書有異周禮所謂周公作何以與尚書異國語言
邦甸服與禹貢合周禮九服皆在王畿之外甸服在侯服之
外則與禹貢國諸大不合矣其言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與康
誥侯甸男邦采衛之文相符但又加蠻夷鎮藩四服則與禹貢
國語之五服地既不同數又不合也竊以康誥之文參之禹貢

疑殷周五服一本夏制夏之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五百里諸
侯其綏服三百里按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合康誥甸侯甸男邦
采衛其曰侯甸侯服之三百諸侯與甸服之人也其曰男邦即
侯服之二百男邦也采即侯服之百里采也衛即綏服之二百
里奮武衛也則侯甸男邦采衛乃甸侯綏三服之諸侯百姓耳
非五服也召誥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言執役之衆使之營洛攻
位者原不過甸侯綏三服之人固不至役要荒之民也而召誥
但言侯甸男邦并不及衛國語曰侯衛賓服即康誥之衛而禹
貢之綏服也賓服者享故國有大事無不至康王之誥亦曰庶
邦侯甸男衛也其制則殷先王已然故酒誥稱殷先王時侯甸
男衛邦伯罔敢湏于酒其言外服內服以別羣臣諸侯也其實
畿內亦有諸侯又以周禮國語之末參之禹貢及康誥國語之

秋官大行人衛服之外
為要服九州之外為
之蕃國則七服之可
知蠻服夷服即要服
國語云蠻夷要服是
也周禮之自相矛盾
此

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即與禹貢^{要服}三百里^里蠻夷
同小異也周禮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本康誥侯甸男邦
采衛而分為五也其蠻夷鎮藩四服又以要荒二服之蠻夷分
為四服也周禮十書孔孟未見其為漢儒之附會無疑周之五
服國語未為謬要以周書康誥酒誥禹貢為斷而周書康誥之
文未畫五服也而周公營洛雖曰四方和會必不用及要荒之
人而使五服必至也禹貢五服四面每服五百里至于五千若
九服而又在邦畿之外亦每服四面五百里則不幾萬里乎
三倍於王制加倍于禹貢吾未敢信也王制之三千里與
禹貢合王制言天下之田不兼要荒二服禹貢合要荒為
五千也周時輿地南至荆楚北至恒山不過三千里無萬
里也

讀書考信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之時書未闕也而
其言若此蓋為戰國好戰恐其信武成血流漂杵之
一言而流毒天下也夫未闕之書而盡信猶有害則
已闕之書而盡信尤不免有害可知矣司馬遷曰學
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虞夏之文可
知也此史公信虞夏之書而疑堯讓許由出於莊子
不足考信故作列傳始於伯夷也讀孟子與史公之
言知古人讀書謹慎不惟好異要於考信考信於六
藝此龍門之特識千古之定論學者之公心也但秦火

之後六藝之可考信者惟易惟書詩與春秋為完璧
書則真偽錯出禮則純駁不同樂則亡矣亡者無論
而其真偽錯出純駁不同者而盡信焉則駁之害純偽
之害真而書禮兩經之旨幾何不同於樂之亡也然
而駁之害純猶易知之偽之害真疑信相參聚訟不
決莫如尚書之紛々無定論矣然則如何而可吾得
依經讀經以經證經之法夫經文如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行地其脈絡貫通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其相悖
者偽也有往來不窮而通者其不可通者偽也是本
孟子不敢盡信之意與史公考信六藝之說而讀書

書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禮文王世子曰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此書之名所由來也其謂之書何也許氏說文曰黃帝之史官倉頡初自伏羲造書契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序疏
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
有法因號曰書說文作書著也徐曰著於竹帛曰
書書緯書者如也寫其言如其意要之書以記言

孝正忠直術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述七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
瞽宗

史官書之故曰書也。經解曰：溫柔敦厚，疏通知遠，書教也。書之失，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讀梅賾古文尚書一則

新增一條舊有全部批本未及呈教

予讀秦誓至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讀孟子至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乃決然信梅賾古文尚書之偽也。今如以秦誓之文為真。則孟子為不能讀書者。以武王誓師之言。解作告商人之辭也。然孟子之說必有所本。深合武王弔民伐罪之心。漢高入關誥諭。亦曰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今如秦誓之文。則武王不如漢高也。吾意漢高正取法武王也。故其諭秦百姓之言。正與武王告商百姓之言相似。作偽尚書。

者明用孟子之文。改作誓師之辭。故刪去爾也。二字。而其句。斷者連之。又以崩角稽首記事之詞。改入武王口中。刪去稽首二字。而以其句。連者斷之。非但失武王吊民伐罪之意。并亦不成句讀。此偽書之顯露破敗也。或曰。彼豈不料後人之議之乎。曰。彼欺人以孟子用尚書而異其說。寧有尚書反用孟子乎。故敢毅然奮筆而不顧也。且其誤用孟子之文不止。此夏書五子之歌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此用孟子鬱陶思君爾。忸怩之文也。不思鬱陶思君爾。象之飾辭。忸怩。象之慙色。紀筆而非象自言。忸

怩也。作偽者亦以紀事改入語言。不顧情文不屬。失國之痛。但有悲愁慘怛。有何鬱陶。既云鬱陶。又有何忸怩。商書仲虺之告曰。民墜塗炭。此用孟子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文也。不知孟子言伯夷之清。視惡人之朝。如塗炭。其言其不潔耳。非謂虐政害民也。虐政害民。則曰水火。故一則曰避水火也。再則曰救民於水火。蓋言水火能殺人。而未嘗曰塗炭能殺人也。今如民墜塗炭。為虐政。虐民。則於事情為不切。若仍以塗炭為不潔。則豈有夏之民。盡如伯夷之清耶。總之。此與忸怩之文。均屬貽笑大方之筆。猶未若罔

编号 2
册数 1
售价 5.00

或無畏一節之背謬無理肆行刪改孟子之文為可醜也
先儒已有議之者原可不論吾每讀之而心惡其欺世而
失武王之意也故復摘之而與士林共唾之

具此卓識乃可讀書論世而反

復辨論

得本驚為

無碍辨才